



## 第2章

#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 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当向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专家请教时，我们不自觉地都想让他讲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最好能向我们演示一下，以展现他实际工作中的创新之处。斯蒂芬·莱卡顿是我们这个研究项目最先采访的人，那时我们在研究方面的经验还不足。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听一个令人难忘的个案后，我们意识到了一件对我们来说很惊悚的事情——录音机没有录音，前面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

莱卡顿感到有些踟蹰，他不知道是否要向我们再描述一次这个故事。这倒不是因为对丢失的对话的失望，而是因为我们坚持请他再把同样的故事讲一遍。其实这个方法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问题是对于莱卡顿而言，创造性是自发的，它是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的。莱卡顿认为与其去复制一个已经发生的对话，不如从当下重新开始。毕竟，好的治疗应该尊重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 平衡模糊和相关之间的关系

对于斯蒂芬·莱卡顿来说，所谓创造性就是脱离一个人经常的行为或别人期望他的行为方式来做事，这是基于对你和来访者新资源的发现。在工作中，莱卡顿不仅仅关注智力或情感因素，也关注当下的躯体感受。一切创造性开始于日益增长的和越来越集中的注意力。

莱卡顿回忆起多年之前在成百上千的观众面前做报告的事情。那时一个现场观众听说莱卡顿能够利用催眠术帮她驱赶疼痛，她志愿走上了舞台，这个人已经跟慢性疼痛斗争多年了。

莱卡顿回忆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坐下，周围都是麦克风，我在想，天哪，万一我催眠不了她该怎么办？在这么多见证人面前，万一我

## 第2章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驱除不了她的疾病怎么办？”

这些怀疑以及伴随着的身体的震颤，都让莱卡顿意识到如果他期待有用的事情发生，而不是靠所谓的奇迹的话，他最好放下其他所有事情，只关注当下。

“随后，我感觉所有的细节以及其他让人分心的事物都退化成为切入的焦点，我感到自己的意识提高了，视野更开阔了。我坐在舞台上面的椅子上，不断地提醒自己，我催眠不了任何人，驱除不了他们的痛苦。我学到的间接引导、捆绑、干扰和隐喻就是所有我能用得比较好的工具了。除了这些我能做的，剩下的就靠她了。通常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已经够了，也许对她……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已经做了我能做的。”

莱卡顿渐渐地感受到自己的焦虑消失了，对结果的担心也消失了。也许今天的工作对这个志愿者来说是有效的，当然也许是无效的。但是那一天成为他在压力下工作状况的一个转折。之后在类似的场合中他再也没有那么焦虑过。

“取而代之的是，虽然我仍保持警醒，但我已感到无比的轻松，而不是最初那种紧绷绷的感觉。这种躯体感受仿佛就像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自信一样，这使我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来访者，相信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一定对她会有帮助。这些感受和创造力一样，使得我更容易地使用更多的资源。”

莱卡顿不只是回忆了一个遥远的具有创造性突破的例子，他还提到这些天他的一个来访者的故事。布莱恩小的时候弟弟就死了，因为在弟弟死之前父母从没有带他去医院看望弟弟，所以他一直说自己不能接受弟弟去世这个事实。他所能记得的是突然一天穿戴整齐地被带到葬礼上，去与弟弟告别。那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葬礼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人们都哭得很伤心的地方。

“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布莱恩说，“他们没有让我坐下，没有告诉我弟弟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情，他们也没问过我的感受。他们没有让我明白那不是我的错。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莱卡顿指出这并不是父母第一次遗弃他：“他们总是忽视你，对吗？”

布莱恩讲述他整个童年期是如何感觉到被遗弃的，这种窘境让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从那时起，他会选择那些会斥责他做的每一件事的姑娘去约会，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是他的错——布莱恩就一直以这种童年时建立起的熟悉的模式生活着。

在这次会面时布莱恩透露说：“正如你所知，上周催眠之后，你不停地告诉我不管那些令人讨厌的形象。我原以为我们在讨论我那些前女友呢。但是后来那天晚上我醒来全是关于弟弟死亡的回忆，我哭了，一些事情涌上心头。”他停下来喘口气。

“什么事情呢？”莱卡顿轻轻向前推进，“你想到了什么事情？”

“我想到曾经对弟弟说过的话，当最后一次我们都躺在床上时，他说想和我说话，然而那个晚上我却告诉他我很累，想睡觉而没有听他讲。”布莱恩满眼泪水，整个人垮了，“这是我对他讲的最后一件事情，第二天他就死了。我只是希望……我希望……”

莱卡顿补充道：“希望你那次听了弟弟的讲话。”

布莱恩哭着头，仿佛在释放这痛苦的回忆，但是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对弟弟的死负责。

莱卡顿尽量温和地说：“我问你一些事情，我发现你总是只记得这些让自己愧疚的事情。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回忆起那些做了正确事情的时刻，一些你相信自己做对了的事情呢？”

布莱恩沉思了一小会儿，他看起来有些困惑。他说：“嗯，有这么一次我去了西班牙……不，也许不是。这很难说是。”他又犹豫了一分钟，试着回忆他曾做了某事，且事后没有批评自己的经历。

“给自己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有这么一次在大学……”

“继续说。”

“嗯，我没有取得过好成绩，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者……”

“记住，这是一次回忆你做对事情的体验。现在你又回忆你如何糟糕了。”

第2章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好吧。不管怎样，我说说教育顾问让我来读大学的事情吧。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积极乐观。”

“当你说这件事的时候你很自信。”

布莱恩笑着说：“嗯，我想是的。”

“好，我想让你用两种方式保持那个形象。首先你把它视觉化，让你在它面前活跃起来。你能做到这些吗？”

就像在催眠过程中教他做得一样，布莱恩闭了一会儿眼睛去尝试。最后他点头。

“好的。让你自信的形象充满生气。然后张开双臂拥抱它，就像抱着一个大葡萄柚一样。伸出手，保持自信，让其通过你的手臂进入你的身体，感觉到它的存在。”

布莱恩照做，伸展他的手臂，打开手掌，仿佛一个沉甸甸的圆球在他手中。一两分钟之后，他的手掌开始颤抖，接着他开始抽噎，整个身体开始颤抖。“天哪，我能做到这些！我真的能做到！我能感觉到自信。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莱卡顿让布莱恩陶醉在自信的感受中，享受那个时刻，为喜悦而哭泣。这让莱卡顿想起米尔顿·埃里克森曾经说过，人们致力于做好他们非常想要的事情，但是之后他们不是保留那种成功的感觉，而是匆忙继续做下一件必须做的事了。人们将这些他们从未用过的成功感受堆积在一边，从未整合进自我形象中去。一开始就带着成功的感受去工作，这比等到最后更有意义。过去布莱恩从没有享受过他的成功，这是他的一个问题。他通过回忆自己选择了睡觉而不是听弟弟讲故事这件事，一次一次惩罚自己，这样做只会强化他因为做错事情导致父母嫌弃他这样的想法，其余别无他用。

莱卡顿问：“如果你能感到在最后那晚的聊天中你跟弟弟说的话是对的，如果你能有这种自信，结果会怎样呢？毕竟你当时才8岁。那时太晚了，你也很累，并且又不是小气或故意，而且又不知道你弟弟会离开。”

布莱恩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点头。

“怎么了？”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你知道我现在感受到的不是幸存者的愧疚。”

“不是？”

“不。是意识到那次以及其他时候其实我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当我累的时候不想跟弟弟讲话也可以。很多次他告诉我让我闭嘴。有时候考虑自己的感受也没有错。”

莱卡顿点点头。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最后一个女朋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原因。我总让她刺激我、责备我，我认为那是我应得的。”

接下来的面谈中，布莱恩列举了越来越多类似的例子。他讲得越来越有力，不断强调自己的优点。莱卡顿认为这标志着布莱恩在尝试着把一个情境中的资源带到另一个情境中来支持自己，一种典型的隐喻性转换。

无论是在类似布莱恩的来访者中还是治疗师自己的丰富性上，莱卡顿坚信创造的本质来自未知。正是在这种模糊的经历中才有创新的机会。如果治疗师能够给来访者一些操作的空间，或者他们能够将一些事情串联起来，那么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给一些看起来跟来访者的问题极其相关的建议，但又相当模糊，”莱卡顿这样总结这个过程的本质的，“不能太过模棱两可而失去其相关性。两者需要一个平衡，也就是对这个人产生新的含义。当干预达到这个标准时，那么也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而被牢牢记住。”

## 一项意外的作业

我们想知道斯蒂芬·莱卡顿是何时、怎么开始相信自己创造性的直觉的。他是如何自信地对来访者提出看起来相当荒谬的建议的，或是如何精心编造隐喻故事的呢？

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又让莱卡顿想起一个故事。其实，这是他生活中众多有意义的故事中的一个，一个至今都是促进他发展自己创造力的关键性故事。

莱卡顿和米尔顿·埃里克森一起参加了一个培训研讨会，这个研讨

## 第2章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会是莱卡顿第三个为时一周的学习项目的一部分。以往每次他参加这样的会议，埃里克森都会问观众他们想要学习到什么或者他们想做些什么，他们为什么来这儿？

每次莱卡顿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都做同样的回答：“我想学习如何处理来访者催眠后源于原生家庭的行为经历。你是如何改变他们在家庭环境中养成的行为的？”

埃里克森只是盯着莱卡顿微笑，没有说一句话。

这些对莱卡顿来说一直是悬念，所以他继续坚持他的期待：“你知道的，这有些类似于你指引一匹马去喝水但马说那儿没有水。”

埃里克森还是点头没有说话。

莱卡顿进一步解释：“就像有人要求催眠，于是你告诉他去书架上取一本红皮书，前提是他们没有看到它！这个人找遍所有的书架发现没有红皮书。你仍坚持书架上有红皮书，可是他仍然找不到，结果被激怒了。所以，这跟来访者平时用他们口述的生活脚本处世是一个道理。”

埃里克森清了清嗓子：“每次你见到我都问同样的问题。”

莱卡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是僵硬地坐在那儿。

“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一起培训，你应该做些其他什么事情。”

“是啊，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莱卡顿回答说。

埃里克森接着说：“你应该去找圆柱木（boojum tree）。”

“找什么？”

“圆柱木。”埃里克森重复道，“你能在植物园找到这种树，但是不要去那儿……我的一些学生曾经在凤凰山Squaw山峰北部的沙漠见到过这种树，去那儿找吧。”

莱卡顿绞尽脑汁，圆柱木到底是什么呢？真有这种树吗？如果有的话，他怎么没有听说过。埃里克森是不是在骗他？这是不是一个笑话？

“圆柱木？真有这么一种树。拼写b-o-g。不对，是b-o-j，不对是b-u...等一会儿，我感觉是b-u-j，不是b-o-j...g...b-o-o-g。不，我知道了，是b-o-o-j-u-m。对，圆柱木，是一种树。”

莱卡顿知道埃里克森是位伟大的魔术师，但是他不能确定刚才他是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不是佯装拼写错误。无论如何，他还是很客观的，这种树确实存在。莱卡顿对植物有些兴趣，但是他仅有的关于这种树的资料只是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写的有关“有人进了兔子洞消失了”的故事。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好吧。”莱卡顿回答道，他依然很困惑还想继续追问。他走很远的路来这儿跟着埃里克森学习，也知道他经常很奇怪，但他做什么事总是有原因的。

莱卡顿原以为埃里克森结束了谈话，没想到他倾身靠近莱卡顿说：“当你找到圆柱木，你的意识会告诉你‘这是圆柱木’，但是你的无意识会说‘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所以我想让你进入催眠状态看到这种树，然后在催眠状态下你的无意识就会知道……这是一种树。”（埃里克森夸张地拉长了这个词）“当你的意识说‘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想让你到处找找这种蔓延的东西。它们就会在那儿。”

然后埃里克森从他这儿走开，转动轮椅面向观众。

莱卡顿明确清晰地得到的信息是，如果他想继续培训的话，他必须深入到凤凰山Squaw山峰北部的沙漠去找这些东西，虽然他不确定那是什么东西。他意识到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必须马上离开。所以他从椅子中站了起来，此刻仿佛自己被放逐了。

莱卡顿回到旅馆，换上适合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衣服。他开车到Squaw山峰，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把这件事情太当真。他寄半数希望于仙境中的爱丽丝能够魔幻般地出现，给他指路，但是除了仙人掌和沙砾他什么也看不到。整个过程他都在考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埃里克森拼读错“boojum”这个单词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莱卡顿知道他的用语是很精炼的。

“我知道米尔顿很擅长语言，我十分确定他是为了传达某个信息才拼写错误的。在这些字母的背后肯定有某些隐藏的信息，我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所以当我在沙漠里流浪的时候，一直反复地拼读‘boojum’这个单词。听起来像‘bum’，如果我不读大学的话，我的家人确实会把我当做‘bum’（即流浪汉）。也许是‘jumbo’或者‘boo’，这些词很罕见。



也许他试图吓唬我，或者这一切都是自己吓自己。肯定是这么回事！确实没有什么树，只是一种让我思考一个笨蛋害怕做自己想要的或者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方式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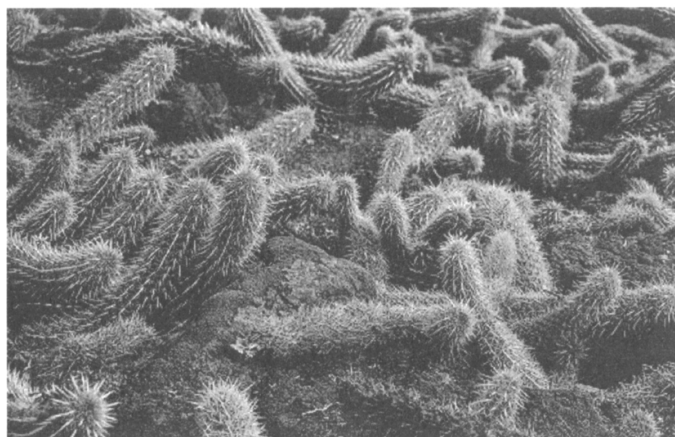
## 总是会有四处蔓延的“恶魔”

当莱卡顿像摩西一样徘徊在通往希望之土的沙漠中时，触发了无数的回忆。他记得曾经上过的一堂行为矫正课，那个教授对提出问题的学生大吼：“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在书本上有答案。”他多么希望自己曾经支持过那个家伙；他还回想起曾经想约会的女孩子，他为没有约会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感到遗憾；他思考是什么原因阻止自己报考理想中的医学院；他思考很多开始看起来很吓人，后来却也没有那么糟糕的事情。

“突然间，在梦幻中，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胡萝卜长出地面。很显然是一种多汁但不同寻常的仙人掌，至少我从未见过。它的枝干蔓延开来，被一层绿蒙蒙的东西笼罩着，这个东西体积巨大，足有9米高。我不禁感叹，‘哇！这是一棵树。我简直不相信。’当我刚说完这句话，我想起埃里克森说过的。这让人有些不解但却很有趣。之后我记得自己应该是进入催眠状态，于是我尽可能虔诚地进行仪式。我期待着灵光显现，或者是爱丽丝从魔幻中显现，能够启发我并为我指路。但是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一棵树，可是自己却又不能接受它是一棵树。我想知道这项任务对我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的意义。我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如果这确实是一棵圆柱木，那么就不是玩笑。如果是玩笑，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树。但是我还是不断地说，‘我不信这是棵树，我就是不信他知道我会想些什么。我不知道哪些该信，哪些不该信……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从部分预言成为事实，莱卡顿就觉得自己应该找找所谓的蔓延的恶魔了。当他行走在圆柱木周围，他发现藤似的仙人掌植株正沿着树的根基向四周生长。

##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索诺兰沙漠 (Sonoran Desert) 中四处蔓延的“恶魔”的照片

“当我意识到这就是蔓延的恶魔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我不相信’。整个事情太异乎寻常以至于我禁不住笑了。我试着思考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切如此矛盾以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知道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至少我获得了从流亡中抽身回去的权利。”

莱卡顿回到埃里克森的办公室，坐回同一张椅子，那张椅子在他走后一直空着。埃里克森立即停下手头的工作，把轮椅转向莱卡顿，从脚到头打量着他。他看着莱卡顿的鞋子，看到上面的泥土。他看了看莱卡顿的手，之后深深地笑着看着他的脸。

“看来，你已经找到圆柱木了。”埃里克森说。

“嗯，是吧。”莱卡顿有点犹豫，他不确定他看到的東西，“也许是。”

埃里克森依旧倾身靠近他，若有阴谋地窃窃私语，仿佛要分享一个特殊的秘密：“你看到四处蔓延的恶魔了吗？”

莱卡顿不知如何作答。他原以为自己已经看到圆柱木了，但是他不確定蔓延的恶魔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确定他是不是看到了。也许埃里克森根本不是在问他看到的植物而是他可怕的记忆。他对自己的遗憾和曾经失败的梦幻也像恶魔一样蔓延开来。

“嗯。”莱卡顿最后回答说，“我猜也是。”

埃里克森突然深深微笑，依旧倾身靠近他说：“记住那些经历！”

莱卡顿点点头，准确地说，他不知道他应该记住什么。“我原以为他

是说那些我在沙漠中所做的思考。”

我知道在我思考的时候他认真地看着我，观察我的细微反应。他观察事物如此认真和敏感，以致随时可以从我脸上获得很多东西。

在长时间令人不舒服的停顿之后，埃里克森若有所思地点头道：“记住人生经常有蔓延的恶魔。”

埃里克森等着莱卡顿有所领悟，这又是个长时间的停顿。然后他说：“现在我想教你一些其他东西。”

## 伟大的意义

这么多年以后对于这段影响深远的经历，莱卡顿已经思考过上百次甚至成千次了，分析了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他已经找到刘易斯·卡罗尔的诗《狩猎的斯纳克》中提到过的圆柱木，查阅过植物学参考文献，发现他确实到过这样一个罕见的地方，他遇到的网似的藤就是一种“蔓延的恶魔”。他苦思冥想，埃里克森怎么就能说出莱卡顿找到圆柱木说的那些话（他到底是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找到这种树的呢）？

也许埃里克森料想莱卡顿在旅程中会勾起很多回忆并有所思考。也许给他出这么一个模糊的难题，是给他一次机会在这次经历中创造意义。

“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我依旧不知道埃里克森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我问他，我确信他不会告诉我。他不知道我实际做了什么，这不重要。也许他只是想让我走出自己的思维。在整个事情过程中，埃里克森是一个无辜的演员，纯粹是为了帮助我制造一个在沙漠里的难忘的回忆。他本可以告诉我在去的路上找一块紫岩，但是他却选择了圆柱木，因为他认为圆柱木很有趣，感觉亲切。他或许知道我会做些富有个性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工作。可是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件事情如此的神秘、模糊，在旅途中没有任何线索，莱卡顿只有自己去领悟，这对他很具有挑战性。“那么这次旅途的意义何在？蔓延的恶魔是什么？是我内心的自我怀疑吗？还是那个月亏的夜晚我偶然发现的蔓藤？大概是此类的事情吧。”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在莱卡顿的治疗生涯中肯定少不了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当然也会有他将工作任务跟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的相关因素存在。这些年来，每当他思考这件事，他都会有新的收获。最后，他解释了限制性的自我怀疑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这个意义跟他最相关、最有用。埃里克森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并不重要，尤其是当考虑到这件事的影响持续几十年直到今天。

## 玩勺子：一项功能模糊的任务

有那么多像莱卡顿这么有创造力的参与者，尤其是那些具有埃里克森式的说服力的治疗师，我经常思考他们创造力的源泉。这些怪诞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比如说深入到沙漠寻找圆柱木的想法。他们又是如何让来访者听从引导的？很难让一家人抽出几分钟的时间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彼此沟通，这不亚于让他们把精力投放在某项不同寻常的事业上。莱卡顿的优秀品质除了在工作中创造隐喻和新颖的即兴干预技能，还有开发他们资源的能力。近几十年来，很多作家一直试图发掘和解释埃里克森作品的功绩，但是在这个充满神秘的道路上，莱卡顿却保持着出奇清醒的头脑。莱卡顿最先明白：像埃里克森，他不仅仅只和来访者尝试一些事情，比如，交叉手指坐着，期待最好的结果，其实多年来他一直在进行着专业探索：如何根据来访者的处境找出最相关的因素。根据来访者最初的反应不断地调整，一些是策略性的，一些是无意识的，只凭直觉。

莱卡顿明白如果你问埃里克森他是怎么知道把一个人扔到沙漠就会产生如此革命性变化的，那么他会说他只是说了来访者的经验言语。这没有多大帮助。

莱卡顿的解释更具有启发性：“我不相信他在尝试一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有什么奇异的想法。也许他认为我太聪明了，所以他就让我到沙漠透透气，看回来之后有没有些什么想法。但是我想到了一些他期望之外更私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许他确实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我称之为‘功能模糊的任务’，这个术语是1983年他为了描述功能模糊但具体过程清晰

## 第2章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的工作时所创造的。我必须说明的是这项工作的功能不但对来访者是模糊的，对治疗师也是模糊的。”

我们曾经被灌输的思想是全能专家应该是对任何一项干预都有清晰、明确、理性的认识，这些干预符合某种经验描述的程序，这种程序有数据支持，可以用行为指标测量，可以定义清晰的结果变量。这样看来，处在“不清楚”位置上的治疗师的想法就不仅仅是有点迷失方向了。

“我试着想象让来访者做一些跟他们的问题不相关的事情，之后的结果往往比我想象的要深刻。”

这让莱卡顿想起另一个个案，他是一名律师，来的时候非常不在状态。当时莱卡顿多少对他有点怀疑，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奇怪，可能是精神病。当莱卡顿在电话中问格雷格——那个律师，他有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问题？你问‘problem’是什么？‘problem’只是7个字母。你应该能够拼写出这7个字母。”

格雷格来预约了，莱卡顿同意跟他会面一次以确定他们能不能一起工作。在他们准备逐渐深入会谈以前，莱卡顿已经心中有数了。这次干预恰巧要用到从格雷格那里已经获得的一些主要生活特征。莱卡顿知道格雷格一直住在彭萨科拉（Pensacola）海滩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他了解那儿有什么，以及那个地方的布局。莱卡顿甚至在他确认格雷格的问题之前，就告诉格雷格回到那个旅馆去，找到顶楼的餐厅，坐到远离走道的一个私密的地方。然后从桌子上拿起两把勺子，勺底对着勺底地拿着，两把勺子不要太紧，差不多靠在一起就行。“明白了吗？”

格雷格不确定莱卡顿有没有把他当回事，但他还是点头同意照做了。

“接着，我要你握住勺把，透过两个勺子之间的空隙看太阳下山。碰巧我知道今晚太阳6:36下山，我希望你出现在那儿，6:15左右准备出发。”

这时候莱卡顿解释说，指导语越是准确、具体，来访者的困惑越少，他越能照着去做。这种明确感暗示了治疗师确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你可以在顶楼的餐厅、找到勺子的落地玻璃窗旁边做这件事，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出来到沙滩上做。”

心理治疗的创造性突破

莱卡顿解释说给来访者一些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这会涉及来访者做决定。当然这些选择是一些类似的替代品。

“一旦你选择了在什么地方做这件事，你就要透过两个勺子之间的空隙看日落了。你第二天回来需要告诉我为什么让你做这件事。”

第二天格雷格照计划回来，莱卡顿立马问他是不是完成了任务。

格雷格一开始回答，就不停抽泣：“太完美了！太巧了！那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当然，莱卡顿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这个任务不光对来访者是模糊的，对治疗师也是模糊的。莱卡顿没有告诉格雷格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试着想办法让格雷格告诉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格雷格给了更多提示。

“勺子只不过是普通的勺子。”格雷格抽泣着说。

“嗯，对。那么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莱卡顿仍然故弄玄虚，他不想破坏自己在格雷格心目中的形象：他知道什么对治疗他的问题有效，不管是什么方法。

“就是……”格雷格停止抽泣，开始讲述，“就是两把勺子都是普通不过的勺子，但却能展示壮美的事物，看太阳落山。这让我想起自己只关注担心的事情却忘记发现其中的美。”

“格雷格，在这点上我跟你一样，那么这怎么跟你的状况联系上的呢？告诉我，否则我会叫出来的！”莱卡顿在心里默念。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婚外情……因为我不得不通过别人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美的事物。”

“哈哈。”伴随莱卡顿兴致盎然的笑声，他结束了这个话题，“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两件事情。一件是，律师也会有愧疚感。开个玩笑。另一件事是，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如此害怕以致求助心理治疗从而解脱。事实真相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律师，他只是想借助风流韵事让他的生活更美更有意义。”

莱卡顿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模糊性的任务是如何工作的，就比如，让来访者透过两个勺子把之间的空隙看落日，也会对来访者蕴藏着无限的

第2章 斯蒂芬·莱卡顿：模糊、相关和蔓延的恶魔



意义。你必须相信在特定的情景和环境中，来访者自己会找到跟自己经历最相关、最恰当的意义。

“格雷格可能至今都记得这个作业。我也是！我让来访者做的事情很多我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唯独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因为它发生在我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这让我回到创新的概念上来，我们带着模糊和相关联的东西跟来访者工作，直到这些事情可以被我们所用。创新是最离奇、最有趣的事情，它总是产生于不确定、模糊或创造性的冷漠及无知的情景中。”

